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ZhongGuoSanWenJianShangWenKu

『古代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 鉴赏文库

『古代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 / 崔承运, 刘衍主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2651-5

I. 中… II. ①崔… ②刘… III. 古典散文—作品
集—中国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2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1.375 插页 6 字数 1154 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75.00 元

顾问：郭预衡 周振甫 吴小如

主编：崔承运 刘 衍

副主编：范希文 纪秀荣 夏康达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晓声 刘 衍 刘淑文 邓安生 范希文

崔承运 曾永辰 靳新来 夏康达

主要撰稿人：

王达津 吴小如 周振甫 罗宗强 刘 衍

夏咸淳 谢 冕 谭承耕 郝世峰 宁宗一

吴文治 孙昌武 周先慎 孙 静 孙以昭

黄永娟 潘啸龙 刘再华 崔承运 钟德民

出版说明

中国素有散文之邦的美称。无论是古代散文,还是“五四”以来现、当代散文,都以它自身的发展轨迹、辉煌成就、独特的艺术和美学特质,构成中国散文瑰丽的宝库。

这部系列性大型“中国散文鉴赏文库”,旨在积累和弘扬中华文化,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继承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提高散文鉴赏水平,繁荣散文创作。

本文库力求用新的观念,从新的角度选编有代表性的纯文学散文。并缀有精辟的艺术鉴赏文章。

本文库分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印行。

本文库各卷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并撰写鉴赏文章,在此谨致谢忱。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凡 例

一、本书选收从先秦至近代(1911年)散文佳作 561 篇。

二、本书所收作品首先注重其文学性,尤以思想性和文学性俱佳者。

三、本书所收作品样式、题材多样,风格多彩,一般不收古文中的寓言、神话及小说;除收名家名篇外,也注意选收一些非名家和长期被遗忘和被忽视的作品。

四、本书所收作品,每篇缀有精萃的艺术鉴赏文章;对于有碍阅读的字、词予以必要的简注;并附有作者小传,供以参考。

五、本书按朝代分辑、作者以生年先后为序。

六、本书编辑有年,其间几易主编,数易其稿,现在能以此与读者见面,有赖于为本书做出努力的专家、学者的支持。

NAD7P/00

序 言

(一)

刘 衍

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和诗歌一样是被奉为矩矱、奉为正宗的文体,又是种属繁衍最复杂最庞大也最贴近实际的体裁。上下数千年,中国散文所积累的典籍之多,品种之杂,作品数量之巨,恐怕也是任何一类文体都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些散文,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沃土,既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我们鉴古观今、审视社会、启迪智慧的窗口,又是我们感悟人生、进行文学审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宝贵遗产。至于那些熔铸着作家感性浓度、知性密度的睿智而深邃、亮丽而富有哲理的精品,读后更是余香满口、沁人心脾,具有经久不息的审美情趣和超越时代的文学感染力。我们相信,阅读《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中所收的这些脍炙人口的散文精品和鉴赏之作的读者,必定能极大地丰富自己的社会和人生阅历,加深思想和理论认识;也必定会增强自己的文学素养,提升审美层次,提高散文鉴赏和创作水准。

—

散文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体,虽然早从龙山陶书^①到殷商的甲

① 1991年,山东龙山文化城址出土陶片,存文字5行11字。国家文物部门组织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多年,比甲骨文早八个世纪。

骨文、铜器铭文,经历千余年文字演变和词语运用期后就萌芽了,就是利用有限的文字记事记言的一种书面语言艺术,但是,又与奴隶社会的尊神、封建专制制度的尊礼有着血缘关系,与史官治化更是世代联姻,难解难分。因此,上古散文,总是与军事、政治、历史、哲学乃至天文、地理、符命、律令等交叉、结合,以“垂世立教”,切于实用为宗。由于在记事、记言或说理时,这些散文又始终求简求文,并多能“立象尽意”,因而具有文学因素,也有一些生动的篇章。例如《易经》的“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初九》)写一个人把脚趾涂上花纹,为炫耀自己美丽的脚,放着车子不坐,宁愿步行。又如《咸》卦爻辞:“咸(动)其拇,咸其腓(小腿),咸其股,执其随,咸其脢,咸其辅、颊、舌。”写男女互相亲密、拥抱、接吻的情景,就相当形象、生动。至于《尚书》则既是“上古的史册”,又是第一部初步定型的古代散文集,其理论思维的严谨、语言的概括洗练、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形象生动,都是首开风气、垂范千古的。从春秋末至战国,我国散文的繁荣更是令人鼓舞和自豪。无论历史散文还是诸子的学术、哲理散文,在百家争鸣中,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峰。虽然《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这样一些著作,不以能文为本,而是为了治化,但在记事记言、传人说理时,重情感,重词采,形式灵活,手法多变,因而文质兼美,不自觉地由历史之室闯入了文学之门。虽然诸子散文在诸侯力征、礼崩乐坏的条件下,也是为着治化而纷纷开出的自己的药方,但为使这些药方能成为治世的“万应灵丹”,各家都力求言之有“文”,强调“辞欲巧”,注重表述技巧,注重逻辑、修辞和布局谋篇,千方百计调动形象化手段,因而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有了各自的风格特色。儒家的雄辩浑厚、道家的汪洋恣肆、墨家的缜密质朴、法家的犀利峭刻、纵横家的铺张扬厉,这些都是古代散文的奇葩异卉。这些扎根于民族和时代土壤的散文,由主体人格的自塑而呈现出来的表现手法的灵活多变、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多姿

多彩,就为后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基调。

秦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和第一个散文高潮的跌落。尤其是秦火的浩劫,使姹紫嫣红的文学园地一片凋零,造成了散文的荒原,连李斯也在秦统一后,人格异化,写不出《谏逐客书》那种有真情实感、文笔朗畅的散文了。但是随着秦的覆灭,西汉的建立,“刑罚大省”、“填以无为”,散文创作又呈现出战国遗风。虽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润色鸿业”、歌颂升平的散文的兴盛,但贾谊、晁错等为代表的政论散文,司马迁发凡起例的史传散文,以崭新的路子,或叙事说理,或缘人饰性,或针砭时弊,或摭写忧思,使散文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并形成了高潮,而汉赋也在其铺排而颂、委婉而讽的同时,开了散文辞赋化和以文学审美为时尚的风气。尽管东汉的散文趋向排偶,而且更加务实,也较少自主意识,但也深化了创作思路,拓宽了题材、内容,增添了品种,加强了叙事说理的技巧。如果说先秦散文是在乱世的大辩论中形成创作高潮的,那么汉代散文则是在治世的价值竞争中达到高峰的。汉代作家不像战国时的放言无惮,而是自主意识较少的报国之诚,它不是诸子哲学、伦理、道德等的争鸣和理想蓝图的描绘,而是天下定于一尊,为寻求稳固万世基业而进行的现实政治改革。战国诸子是设计师的热情,而汉代作家则是建筑师的热情。

建安至魏晋,皇纲解纽,世积乱离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了儒学式微、文人价值取向的转变和散文观念的革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傅玄《举清远疏》)曹操即是革异前型,“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语)。虽然这一时期,从三曹七子、阮籍、嵇康到陶潜,前后有用世与处世的不同,慷慨多气与忧生之嗟有别,清峻通脱与放诞任真有异,但共同的特征则是:作家有独立的人生价值追求,有个体生命的自重,有人格的自尊,有文学审美的自觉。

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说：“始终者，万物之大归；死生者，性命之区域……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从曹操的“人生几何”之叹，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设邪”（《无君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无私论》）；从清议到清淡，到佞佛谈玄，不用说对多元化题材的叙写与抒情，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描述多所建树，即使是释老解经，也不再代圣贤立言，有了主体感情，有了人情味。至于散文的进一步演变，转而对形式美、情韵美的刻意追求和骈俪纂组，虽在两晋即已渐盛，而达于极盛、以至“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则是南北朝的特征了。骈文的出现和山水散文的兴起，可以说都是本土文学中的玄学和外来的佛理由恋爱到结合而孕育的孪生兄弟。在残酷现实中绝望了的人们，企图寻找彼岸世界，企图借以超越现实，延续生命，或逃归林泉、全身远祸，或颂佛译经，净化心灵，注意力就集中到文章形式的探索上，于是分“文”分“笔”，“四声”、“八病”说兴起，散文也就向诗赋靠拢，以至畸形地发展而失去固有的天然错落、自由淳朴的特色。但是，骈文也还是散文家族的一员。好的骈文，如鲍照、陶弘景、吴均、顾野王等对山水自然的描摹；庾信、丘迟、江淹等人的抒写情志；袁淑、孔稚珪等人的谐隐；范缜、刘勰等人的论辩，内容充实，语体自然，一定程度上还拓展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也富有形象和情趣，其表达功能和文学审美特质也是与散文统一的。而在南朝骈文火炽，北朝“含任吐沈”之时，却有独能散句单行，不假雕饰的郢道元、杨衒之、颜之推写下了他们的传世之作。他们和南朝的裴子野、范曄一样，在散文发展史上理所当然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总之，魏晋南北朝，是继我国战国以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传统散文革新转轨、重视文学审美的时代。

古代散文真正进入文学境界，有独立的审美地位，是唐宋时代。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散文也高扬时代精神和作家的主

体情感,并一改南北朝骈文独霸局面和陈、隋歌功颂德之习而变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唐初,魏征、虞世南等开直言极谏风气,其文词强理直,王绩、初唐四杰,或失意或才高位卑,其牢骚愤世之文,无拘无束。接着“文章四友”、“燕许大手笔”相继崛起。虽然直至中唐前期仍以骈文称盛,但在陈子昂等人努力下,骈文已出现了骈散兼用、内容充实、文风通俗的新特征,而李白、王维、元结等以笔为文,写出了优秀散体篇章,萧颖士、李华、梁肃、独孤及等则上承隋代李谔,力倡复古,为散文的全面革新做了充分准备。此后,韩愈、柳宗元领袖文坛,以其鲜明系统的理论和登峰造极的创作成就,影响和培植新秀,迅速确立起古文的一统天下。尽管晚唐、五代,骈文又有反复,甚至与散文抗衡,但古文运动的成就和韩柳的摧陷廓清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宋代虽然国力孱弱,元气趋衰,但文人地位优渥,参政意识强烈,又多盛世之忧,散文仍极度繁荣。虽书卷气较重,但写得伟、博、古、达。尤其是散文巨擘欧、曾、王、三苏以及南宋一批志士、学者、遗民的散文,都极具特色。虽然两宋散文好发议论,又好明道、言兵,但是散文家们或壮怀激烈,或藏锋敛锷,或舒卷自如,或古朴平正,风格总体特色则平易自然;题材、体制等亦颇多创获。前人论文之所以宗唐稽宋,我们之所以唐宋并提,不仅由于唐宋散文作家、作品如繁星丽天,而且是因为两代之文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北宋中期欧阳修主盟文坛、复古革新与唐代中期韩、柳的反骈复古一脉相承;唐宋时的散文从经史、哲学的附庸一变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走上“纯文学”道路,但都以笔为文,强调审美价值,或者说走的是一条审美与实用并重的道路。唐宋作家“不平则鸣”,主体意识得到张扬;“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风格特色各显异彩。唐宋散文“能自树立”,创造性得到高度发挥,体裁增加,题材得到进一步开拓,技法语言多有建树。总之,唐宋是古代散文辉煌的时

代。

古代散文,经过两千多年创作实践,特别是唐宋时期的开拓,剩下的地盘本已不多,而要另辟蹊径,也相当困难。所以金元,再往后直至明清,虽然作手如林,作品汗牛充栋,但再也没有出现“气盛言宜”似韩愈,“舒余委备”如欧阳修那样的大家;也缺少突破传统,开辟新境的魄力和勇气,更不如戏曲、小说的勃勃生机。但是,在散文创作、理论探索上集前人大成者有之;执文坛牛耳者有之;谈天说地、记游揽胜、独抒性灵、敢为异论而有千古不磨之新精神的作品亦不胜枚举,自有鉴赏价值,有增长见识,涵养情性的佳作。由于这几代,时间跨度近六个世纪,而以探索和总结创作经验为主要特征的散文派别又多而杂,下面只做略述。

与宋并立的辽金和其后以武力在全国范围确立政权的元代,其学术、文化多受宋代影响,散文创作亦因唐袭宋,但杰出作家也自有特色。如王若虚、元好问宗法欧、苏,情致自然,落落大方;许衡、姚燧、刘因等学宗宋儒而醇正雅洁;虞集、欧阳玄负名于大德、延祐,是治世之音;戴表元、李孝光、杨维桢等则不趋时尚,不俚不淫。

明代散文家拟古、复古思潮迭起,这既是向遗产求出路,也是明代超致权的特务统治戕害作家主体精神所致。如明初,即令“开国派”刘基、宋濂、方孝孺等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其后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和反“七子”的唐宋派各探通变之路,并抱门户之见,除那些不受羁勒的少数作家如王阳明、马中锡等外,也大都向传统顶礼。明代散文的生气是从李贽、徐渭和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江盈科等敢于反对拟古,力主独抒性灵,推行洒脱文风之时开始的。而令人瞩目的则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这种尺水兴波、寸珠耀彩的文体,作为宋明理学的异端,率性任情、不拘老套,开拓了散文的新领域,审美价值也很高。如王思任、徐霞客、张岱等,吉光片羽,往往性灵摇荡;

风情物态,美不胜收。当然,明代前期乃至拟古、复古派也不是没有值得称道的作家、作品。不仅刘基、归有光有不同流俗的论、序、记、志和其它精美小品,就是前后“七子”也有自救,有不佞订、不剽摹的平实之作,亦有积极探索而取得的硕果。

清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终结期,也是“集散文之大成”,并突破传统和封闭,走向开放、面对世界的转型期。以中英战争为转捩点,前期近二百年,为强化封建专制,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民族高压政策,造成散文家的愤怒和彷徨,也造成了散文的困惑和犹豫。加之散文本体发展到这个阶段也需要系统审视,进行理论总结。散文究竟要继承什么传统?是继承传统为主,还是另辟蹊径,或是此非彼,或二者兼顾?清代的作家都在困惑中探寻,因此,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各种流派的纷争又一次兴起,前代已有的各种文体也又一次重新露面,既有近承明人余绪的古文,也有远溯六朝的骈文。桐城派、汉魏派、阳湖派就是显例,“清初三先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清初三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及王猷定、朱彝尊、邵长蘅等也不例外。只是受民族意识的强烈驱遣,清初各家之文反抗民族压迫,揭露社会弊病,内容更切于实用,风格也更刚健、质朴。往后,进入太平盛世,散文的凌厉风格则转向平和,而桐城派既是其时主宰文坛,左右了散文潮流,又承传甚久的文派,姚鼐是继方苞、刘大櫟之后在理论与创作上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名家。而曾国藩、张裕钊、黎昌庶、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都可说是此派的后裔。与上述各派相左,不傍门户,在乾嘉考据之学兴盛氛围中独能自出己意的当推郑燮和袁枚。他们的散文有真意、真趣,透出一股新鲜空气,可说是清代散文转型、革新的嚆矢。

中国古代的传统散文,到清代乾嘉时期,基本上已走完自己漫长的发展历程。嘉庆以后,用龚自珍这位新时代的“传令官”的话说,已

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尊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人民极为震惊。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觉醒的知识分子，不仅走向世界，也决心让世界走向中国。传统散文也和各种文明的发展同步，开始迈向新的征程。近代散文也就在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康有为、秋瑾等人的催生中呱呱坠地，成长勃兴了。

二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又始终是个广义的大散文概念；虽然具有共同的真实性、实用性、审美性特质，但随着历史流变，既有系统性又有其阶段性，概念也有宽有窄。先秦时代，散文是无所不包的。虽然那时有“文”或“文学”术语，但不是指文体，而是指文采或典籍。如《周易·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论语》：“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学而》)、“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孔夫子虽然也说过“焕乎其有文章”的话，但“文章”一词到西汉才有了文体意识，专指诗赋等韵文，而“文学”则是指儒学及学术著作。东汉前期，王充著《论衡》，开始对“文章”分类，提出了“五文”说^①，并言及“文笔”^②；东汉后期蔡邕著《独断》，也对“文”做过分类。但“文”或“文章”的概念仍非常宽，直至唐代杜甫也还在泛指诗和文。如：“文章日自负”、“海内文章伯”、“文章憎命达”、“庾信文章老更成”等等，就是兼指诗歌、散文或

① 《论衡·佚文篇》：“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作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古文也；论发胸中之思，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② 《论衡·超奇篇》：“(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辞赋、骈文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散文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概念范围也在由宽到窄的演变事实。魏晋南北朝,自曹丕著《典论·论文》认识到“文本同而末异”,并分文为四科八类之后,陆机、挚虞、刘勰、萧统等相继进行辨体、分类。显然,这一时期“文笔”说兴起,以有韵无韵为旨归,把有韵之文一概排斥在散文之外,有片面性;而把无韵之文统称为“笔”,无所不包,又失之过宽。但是,几乎都自觉地在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这就毕竟是一大进步。尤其是萧统的《文选》分文体为三十七目,其中“诏、册、令、教、文、表、书、启”乃至“符命、行状、吊祭”等多达三十三目属散文,但他的选文标准已明确为“沉思翰藻”、以“能文为本”,就更是认识上的一种质的飞跃。尽管这一时期对散文的种属、标目比之秦汉时期是由简趋繁,而实质上“散文”概念已是与“韵文”相对而言,范围却缩小了。唐宋时期,古文家反对骈偶,力主散行单句的“古文”,南宋周必大曾称之为“散文”^①。这种“散文”与“古文”虽是同一涵义,反映出古文家们的偏执,但他们不仅一概摒弃骈文,同时也把一般应用文字排除在散文之外,这就是一种转变,一种进步。到明清时期,“古文”的分类则进一步由繁趋简,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又修正为三门十一类。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判断,中国古代散文文体虽然由来甚早,用曾国藩的话说,三代两汉之文就是散文的“高曾祖”,但散文概念却产生甚晚。上古至两汉的散文只是一种朦胧概念、模糊概念,六朝时的散文是相对韵文而言,而唐宋以后是相对骈文而言。尽管散文概念范

① 南宋末年罗大经《鹤林玉露》“刘锴赠官制”条中说:“益公常举以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围随不同发展阶段而渐趋缩小,但始终还是文学与非文学的交叉。严格地说,没有纯文学性质的散文。如果用当代纯文学散文概念审视,那就不仅甲骨文、金文以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散文无缘,六经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就是《左传》、《史记》这样的佳构也无法进入散文之门。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究竟应选哪些作品?也即是说,散文的范围如何确定?

我们认为,“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还是“五四”以后受西方文学分类观念启示才提出和建立的概念。这个概念将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相对传统散文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但其范围也仍然很宽,不仅包括了叙事记人、抒情写景的小品、游记、杂录,还包括了通讯、报告文学、杂文和评论等等。如果用当代观念来审视,它也仍然是一个杂文学概念。何况文学散文、纯文学散文,二者都是现当代散文使用的概念,它们只能反映现当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而不能反映古代散文的真实面貌。更何况现当代散文虽深受英国培根、法国蒙田随笔的影响,而究其根本,仍然是受传统散文深厚的艺术滋养。因此,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以今律古,同样也不能以古律今,而应当既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又不迁就历史,迁就古人。也正因如此,本书在选收作品时,按照散文本体的发展实际,既注重历史渊源,范围由宽趋窄,又坚持形象性、文学性、审美性的原则。所以,相对地说,先秦段范围较宽,收入了那些有真实情感,有一定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或者有某种文学表现手法的作品,而谱籍、簿录、符命等,则不予考虑。辞赋、骈文,视其体裁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性、代表性,酌量选入;而六朝和唐宋以下,如果缺少现实和生活的真情实感,也没有多少审美价值的散文,即使高发天地宇宙宏愿、纵论修齐治平大略,也没有收录。

三

鲁迅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印度作家泰戈尔也说过：“散文像涨大了的潮水，淹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如果说散文文体应当采用大散文概念，散文的写作可以“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日·厨川白村语），那么，作散文鉴赏文章，就不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散漫了。它必须尊重作家，尊重原文；也应当有的放矢，有据可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是艺术鉴赏，就必然见仁见智，而不能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这就要求鉴赏者有较深厚的功底，较高明的识见。不仅要有一定生活阅历，要具备较广博的学殖，还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文学、美学素质。因此，鉴赏也是一种学问，一种既严肃又富有创造性的劳作。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古代卷》的编撰，从策划到具体操作，始终坚持前述一些观点和以下宗旨：要求鉴赏者紧扣原作，简介作家作品，注释难点，突出重点，鉴其所长，赏其独至。现在看来，收在本书中的数百篇鉴赏之作，确实都达到了这些要求。尤其可喜的是，不少学界专家，海内名流，也拨冗应征，其喷珠溅玉之作，更是为之增色。虽然限于各种条件，编者选其独至的初衷未必没有沧海遗珠之憾，但我们完全有理由预见，本书的问世，必将嘉惠后学。